

张炜小说选

短篇小说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 美妙雨夜 | 2 烟叶 |
| 3 冬景 | 4 海边的雪 |
| 5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| |

美妙雨夜

在7月快要结束的这个夜晚，我怎么也不能入睡。天有些闷热，汗水正悄悄地浸湿我的蓝色条杠背心。窗户敞开着，可是没有一丝风。这个夜晚出奇地安静。我在床上翻着身子，小床不断地呻吟。隔壁没有一点声息，爸爸妈妈都熟睡过去了。

一个人久久不能入睡而又渴望入睡，那会是多么烦躁。一阵阵热浪从身体内部涌出来，与周围的热气融汇到一起。屋内屋外都黑乎乎的，这夜色也因为闷热变得越来越浓、越来越沉重了。从窗户上望出去，看不到一点星光。在这安静的时刻里，我似乎期待着什么。

这样的夜晚本来是最容易入睡的。学校放了假，大家一拥出校门就全都无忧无虑了。白天在河滩、在田野上，有玩不尽的新把戏。我甚至偷了爸爸工作用的罗盘和望远镜，跑到很远的地方去。夜间总是很疲劳，从来不记得还会失眠。这个极其例外的夜晚好像在故意折磨我，我想天亮后遇到伙伴们，第一句话就要问他们睡得怎样。

我闭着眼睛，使呼吸慢慢变匀，这样也许会出现转机。但我的脑海里总是闪过一片片田野。7月的土地是灼热的，一望无际的麦子收割了，到处是闪亮的麦茬。一个接一个的大麦秸垛子耸起来，像一些肥嫩的蘑菇。白杨树挺立在路边，油绿油绿的叶子哗哗抖动……

窗外有什么“啪哒”响了一声。随着这响声，脑海里的一切倏然飞去。我屏住呼吸倾听。又是一声。接下去，大约每秒钟都要响一下。“下雨了”，我心里愉快地喊一句，同时也知道了这个夜晚里久久期待的是什么。

仰躺着，默无声息地捕捉那又大又圆的雨点真让人快乐。

我仿佛看到碧绿的、椭圆的小水球从高高的天空跌落，碰到地面又弹了起来。它落到麦茬地上，麦茬儿颤抖着，像丝弦一样被拨响了。它击在石板上，“腾”地一下反弹到高空，发出了“当”的一声脆响。

雨点异常沉着地落着，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渐渐变急。

但是空气明显地凉爽了，甚至有一阵微风从窗口吹进来。

我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穿上鞋子走到窗前。这样站了一会儿，又想走到外面去。这个姗姗来迟的雨夜不知怎么那样诱人，我真想在稀疏的长长的雨丝间走一走。

雨点仍在沉着地落下来。一个雨点打在了窗外的水桶上，发出了猝不及防的一声巨响。

我似乎想到，随着这一声鸣响，午夜悄悄地从它的标界线上滑过去了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我毫不犹豫地从前离开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。

屋子外边果然清凉多了。雨点落在我的耳朵上、手上。我好几次仰起脸来，想让它落进眼睛里，试了好久都没有成功。

当这雨水把头发和背心全都弄湿的时候，那又该多舒服！这个夜晚我心中像有一团火药。

我大口地呼吸着，缓缓地向前走去。到哪里去呢？记得不远处是一个打麦场，旁边有一条干涸的水沟，有一排高大的白杨。它周围就是望不到边的麦茬，太阳出来时，麦茬就闪闪发光。

雨点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凉了。土地在雨滴的拍击下散发出奇怪的味道，直熏鼻孔。一种甜甜的气味在四周弥漫，我知道那是枣树被雨水洗过后发出来的。一阵浓浓的香味飘过来，我眼前立刻出现了一片迷人的红色——榕花树的无数花丝沾上了晶莹的水珠，水珠溅落下来，碎成无数的屑末。不远处的麦秸垛也送来清冽的香气，多少有点薄荷味儿。那是新麦草的气味，是这个雨夜里最厚重最使人沉醉的。夜色隐去了一切，但我感到脚下越来越辽阔了。如果低下身子，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泛白的麦茬，那时麦茬间的青草也看得到；用手去抚摸热乎乎的泥土，正好会有一只蚂蚱跳起来，劲道十足地撞一下手背。田野的气息越来越浓烈了，它不知为何使人老想放开喉咙呼喊点什么。我伸手摸了一下头发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我终于被雨淋湿了。

我在雨中尽情地走着。如果没有夜幕遮掩，那么很多人可以看到，在平展展的田野里，正有一个少年，他满面欢欣。

这个夜晚，田野与我是那样地接近。我只是走着，好像什么也没有想。无边的夜色，以及夜色里的雨丝和土地，在这一刻全属于我了。我可以奔跑，也可以像雄鹰停在空中似的一动不动。如果我伫立在那儿，就能感受到一颗心快乐地跳动。

老师讲，心像一个人的拳头那么大，又像含苞待放的花朵——此刻这花瓣正颤颤地张开，沾上了透明的雨滴。

黑赳赳的白杨树就在不远处，我迎着它们走去。贴在凉凉的树皮上，把身体挺得像它一样直。这儿靠近了打麦场，麦草的清香一阵阵漫过来。树下是不久前还在不停转动的石砣子，这会儿被雨水淋得又冷又滑。我像骑一匹小马那样骑在了砣子上。

雨水的声音十分清晰。白杨叶上也响着雨水的声音。干燥的、已经使用完毕的打麦场有千万条裂纹，小小的水流就从这纹路中渗进去。微微的风贴着潮湿的泥地吹过来，变得更熏人了。我的肺叶里灌满了湿润的风，这时就蹬动两脚，使石砣子缓缓地转动。

石砣子从杨树下转到打麦场中央的时候，我好像听到了一阵脚步声！后来，我看到有一个人——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向这边走来。我站了起来。

那是个细细的、不太高的影子，我一眼就看出是一个姑娘。

我原以为她是伙伴当中的一位，可她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我听出是完全陌生的声音。

“你一个人在这儿玩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是的。下雨了，在这儿玩真好……”

“天热得人睡不着，我就出来了——我想让雨把全身淋湿了吧！”她说，差不多要笑出来了。

我觉得她和我差不多的年纪，或者比我更小。她是完全陌生的，我越来越肯定了。在我们这个工区里，常常有人调来调去，出现一个新的伙伴完全不是让人吃惊的事。我甚至感到，她在这个雨夜里像我一样睡不着（我想

象得出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样子)，要到外面走一走的愿望也是太合情合理了。我们真是一对自然而然的伙伴。

接下去有一分钟之久，我们都站在那儿缄口不语。但我知道她这会儿像我一样，因为在田野里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而高兴极了。夜色使我们互相望上去都朦朦胧胧的，也许这样更好吧。我想她此刻看到的会是一个比她高、比她壮、留着一头短发的男同伴。她看不到我鼻子两侧的几个雀斑，这真得感谢老天。我也在这时候端详着她。我发现她比我第一眼看到的要粗一点点，是个胖嘟嘟的姑娘。尽管有浓浓的夜色，还是遮不住那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。我似乎还看到了两排长长的、向上微微翘起的睫毛。

“真想不到能遇上一个人，我原来想自己走一走，让雨淋一淋……”她首先打破了沉默。

我高兴地说：“我也是这样想。真的想不到。”

她往前走去。我走在她的右边。

雨还是稀稀疏疏地落着。这雨太好了。我不相信这个夜晚雨会大起来。她不时地伸出手掌去接雨点，脚后跟常常跷起。我没有像她那样，那已经完完全全是小孩子的动作了。她走到我刚刚站立了一会儿的那棵大杨树树下，伸出小巴掌去拍打它。她试图拍下叶子上的积水，可惜没有那样的力气。我教她一块儿用脚猛力去跺树干，一阵水滴哗哗地浇下来。“啊呀！

哈哈……”她抱起双臂，快活地叫着。停了一会儿，她问：

“你喜欢白杨树吗？”

“喜欢……”

“我们那会儿，”她仰脸看着黑漆漆的树冠，“就是春天的时候，把白杨胡儿塞进鼻孔里……”

我想到她每个鼻孔垂下一条白杨胡儿会是什么样子，就笑了。我问她：

“你喜欢柳树吗？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喜欢。”

她想一想才回答，说明她是很认真的。可我回答她的白杨树时什么也没想。一阵小小的惭愧从心头掠过……我开始说柳树：

“秋天，我们到柳树林里去玩，采黄色的柳树蘑菇。”

“多好啊！”

“我们还躺在白砂子上，从树空里去看太阳。”

她看着我。夜色里，我觉得她在微笑。

我没有再说柳树，很想换一个话题。正这样想着时，她问了一句：

“你常常看到大海吗？”

这儿离大海只有六七里的样子，我们今夜就站在海滩平原上啊。冬天的午夜，如果狂风怒吼起来，躺在床上也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。大家在这个夏天每隔几天就要跳到海里一次，身上的皮肤就是被海水弄红的……我真高兴她谈到了海，我点头说：

“嗯。你呢？”

“我前几天第一次看到海。真大——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我需要想一想了。我承认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奇怪，海嘛，本来就是大的。我回答：“没有觉得奇怪。”

她点点头：“是的。可能你从小就见到了海，现在早忘了当时是怎样惊奇了。”

“可能是的……”

“我们沿着这排杨树再往前走好吗？”她商量着，和我一块儿走着。我觉得她走路、说话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柔和，我想起自己平时与伙伴们吵吵嚷嚷的，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她接着还在谈海：“我站在大海跟前，不知道该怎么看它才好……”

我不太明白，只好听下去。

“它太大了，可伸手又能摸得着：它是冰凉的。望也望不到边，瞧瞧，这就是海。我面对大海想了好多，我甚至想过：

我一定要好好学习。”

我站住了，因为我不能同意她这样去想。我问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去想？”

“因为海太大了，我太小了。我这么小，如果不好好学习，不懂很多知识，我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说不清，反正那会儿我想过这些。”

我差不多能同意她的想法了，就痛快地告诉她：“你说的真好。我明白了你的意思……不过，”我突然想问问她最喜欢哪门功课，也许和我一样？我说——“你喜欢运算吧？”

她用力点点头。

我有点失望。但没等我表示出来，她又说：“我更喜欢作文。作文课之前，我把笔灌满墨水……”

我兴奋地打断她的话：“对。我们要用整整一页纸描写自然景物，让老师吃惊。”

她惊喜地笑着、应答着：“就是啊，就是……我还有一次写鸽子的脚：‘粉丹丹的小巴掌儿……’我这样写呢。”

我不得不满怀激动地告诉她——我也这样写过鸽子，几乎一字不差。天哪！我屏住了呼吸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她，竭力想看清她的脸、她的鼻子和眼睛，可惜没有光亮，这做不到。此刻我离她那样近，并且一直感到她在平静地微笑。我敢说我们这样谈到天亮，哪怕谈遍天底下的一切，结论都会一致。这真是太奇怪了，可又是真实的，是完全感觉得到的。

我这样想着时，她又往前走去了。我稍后一点走着，这样就看到了她在微风中活动着的有些鬈曲的长发和小肩膀。肩膀上有两条带子。她穿了背带裙子。我觉得这裙子是蓝色的。

这时候，一股特别的、从未闻过的香味涌过来，它不同于榕花树的气味，也不是新鲜的麦草温吞吞的清香——我相信这是从她的长发中飘散出来的。她用手撩一下头发，向我转过脸来。我与她并肩走在洒满雨丝田野上。

我们不知走了多久、多远。我相信很大很大一片泥土上都有了我们的脚印。在迈过那条干涸的水沟时，她歪了一下，我赶忙去扶她。她的身体那么轻盈，只借了我的一点力就跨上了沟岸。我们都想在铺满麦草的沟边坐一会儿。这时候我们又谈了无数事情，星星、月亮、铅笔，还有小刀。她问我最喜欢什么季节。我告诉她：秋天。

“树叶哗哗落了，你还喜欢吗？”

我赶忙解释：“不，我指树叶最茂盛、最绿的时候，这时候有多少果子……我最不喜欢秋冬交界的那一段日子。”

她不做声。

“不对吗？”

她声音颤颤地说：“对。太对了！我就这样想……我们想的多一样”

啊！……”

她还告诉我她喜欢清早跑到果园去玩，喜欢额头上有一块白色的花斑的牛和刚刚发胖的小猪，喜欢不刮胡子的老师，等等。一切都与我想的一样，但我没说。我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惊讶了。我只希望这个雨夜无比漫长才好。

可也就在这时候，雨停了！

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有云层遮盖，天也许会微微放亮了呢。她站起来，向我伸出了手。

“再见！”我首先说。

她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，走了。

地上的麦茬不断将水珠溅起来。我一路听着脚踏麦茬发出的“吱吱”声，往回走去。这会儿的空气已经像早晨的了，尽管天还是那么黑。就像刚刚出来时一样，我大口地呼吸着。

屋子的门虚掩着。我小心地进去，先用枕巾擦擦头发，然后躺在了床上。我相信爸爸妈妈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想朝霞和睡意很快就会一起降临，让我趁这之前的一点宝贵时间好好地想想这个夜晚吧！

只是一会儿，我就接连打起了哈欠。我记得最后想到的是：妈妈，可不要喊醒我，不要打断你儿子甜甜的梦。

这是7月里的最后一天了。夜里照例十分闷热。这座城市的七八月份永远让人诅咒。我要在这个白天乘长途汽车出差，晚上想着那拥挤的车厢就格外沮丧。早晨，当我背着旅行包走下楼梯、踏上街道时，第一个感觉就是十分清凉。再看看四周，人也很少。我觉得这一天似乎还不像想象的那么糟。

乘市内交通车到了车站，然后顺利地上了一辆待发的长途车。这辆车出奇的空，再有5分钟就要开车了，可乘客刚刚坐满一半位子。今天的车显然不会再拥挤了，我心里立刻高兴起来。

马上就要开车了，最后上来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，领了一个四岁多一点的小男孩。她上车后四下看了看，微笑着在我的邻座坐下。那是一个空着的双人长椅，她放下棕色小皮包，让孩子坐好，然后自己坐下来。她与我隔了一条半米宽的通道。

汽车很快地穿越了市区，在郊外的田野上奔驰。清新的风从车窗吹进来，一下子拂去了那座城市带给我们的全部烦恼。公路两旁的麦子刚刚收割，新长起来的玉米苗儿和麦茬一同呆在田垄里。远远的地方，一头牛、一只羊，还有笔直傲立的树木。由于不久前刚下过一场雨，略微泛湿的土皮上又长出一层茸茸绿草，这时候早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，远方的村落迷迷离离。原野上有人在呼喊，那喊声好像隔在了一架山的后面。汽车在平坦的路上轻松行驶，早晨的风越来越凉爽。我慢慢知道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旅行。

邻座的女同志不断地伸出手，向她的孩子指点着外面的景物。她说：“那是马车，那是狗……看到了吧？一只蜻蜓！”

当一轮鲜亮动人的太阳出来时，正好她一转脸看到了，就对孩子喊了一声。孩子久久地伏在了窗上。她似乎意识到刚才喊那声太响了，这时就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。

车厢内充满了朝霞的颜色。

她的一只手搭在小男孩的肩上，温和沉静地坐着。那个小男孩长得很神气，老要不安分地站起来。他的黑黑的眼睛不断地看着车里的人，把所有的人都看遍了。他的目光更多地落在我身上，那双小男子汉的眼睛流露着一

丝得意和顽皮。

他一边用眼瞟着我，一边小声在妈妈的耳边上说了句什么。

妈妈咬着嘴唇笑了。那句话显然是关于我的。

任何人只需一眼就可以看出小男孩是她的孩子。她的眼睛也是那么大、那么亮。她的脸庞有些红，像是有一丝永远也褪不掉的羞涩。那脸庞还给人一种火烫的、青春勃勃的感觉。

她已经有一小点胖了，但这反而使她更温柔、更像个母亲了。她坐在那儿，显得那么洁净，就像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早晨一样。她穿了雪白的上衣，一条棕黄色的、做工极其讲究的裙子；一道小小的暗绿色硬塑拉链一丝不苟地拉合了，腰身和臀部显现出柔和的曲线。她的另一只手常要去抚摸车座扶手，那只手很小，指甲盖像小孩子的一样光亮；手指根上，有劳动留下的茧“叔叔……”小男孩又在她耳边说我了，但听不清在说什么。

她不好意思地转过脸来，说：“你看他多调皮。”

她的声音低低的，显然不希望更多的人听见。

我说：“他很让人喜欢。我的孩子也这样闹。有时向客人做鬼脸。”

“你的孩子多大了？”

“和他差不多。”

“男孩吗？”

“男孩。”

她的手从孩子的身上拿下来，身子向我这边侧了侧。这时小男孩索性伏到她的后背上，一双眼睛专注地看着我。我差不多被小家伙盯得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她握住孩子的一只手，对我说：“独生子女都这样。他们什么都不怕……将来走向社会呢，也什么都不怕吗？”

我笑了。我想象不出由下一代人主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了。一个个洒脱干练的、什么也不怕的小伙子从各自的门口走出来，走上街头，不是也挺来劲的吗？我说：

“但愿他们都长成些好小伙子。”

她满意地看了看孩子，让他坐到位子上，然后又从皮包里取一个东西给他玩。她的身子完全转过来。这样谈话就方便多了。她望了望窗外，看着一棵棵闪过的树木，说：“今天坐车算是舒服的。这些天给热坏了，老盼着出来，可又怕坐车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那些楼房挡住了风；还有柏油路，太阳晒一天，气味很难闻……”

“我一出来就高兴，你看，一眼可以望多远。我想人要老这样才好呢。”

“人就好比植物——它栽到盆里也能活，可让它长在田里不是更好吗？”

她抬头看看我，眉毛活动了一下，说：“瞧你比喻得多好！”

真的是这样。我想你一定喜欢到野外去玩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业余时间常常走得很远，到河上钓鱼……”

“钓过大鱼吗？”

“没有，它们最大像手掌这么大。”

她高兴地说：“那也好啊！我没有钓过鱼，不过那该多有意思。”

我告诉她在城市的西北方有一条小河，比较远，要坐市郊车或是骑自行车去。她叹息了一声，说要会骑自行车就好了——她不会骑车。

我说：“那就坐车。我也不会骑车。”

她看了我有好几秒钟，说：“真的不会？”见我点头，又像是有点替我不好意思。但只是一会儿，她又谅解地笑了。

小男孩没有声音，原来是瞌睡了，头歪在妈妈的背上。她给孩子正了正身于，把他手中的东西取下来。汽车正驶在平坦的路面上，非常平稳。她继续和我谈话，声音还是低低的。

我们都谈到了这座城市近来的一些恼人的事情，谈到了新出的些电影和几本书，还谈到了一些其他琐事。我知道了她是一个生活得十分认真的人。她说：

“当我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，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，有时也让人很伤心——我会一下子联想到好多别的事。难道不让人失望吗？我们本来是好心好意地走到这个世界上来了，可是……”

她咬了咬嘴唇，没有说下去。我知道她的意思。“好心好意”几个字使我心头一抖——是啊，多少人在这样过生活……

还有必要历数那些不快的事情吗？我全都理解，全都明白。我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好像我们相识很久了似的。

她好长时间看着自己的手掌。我也没有做声。又停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望了望远处的原野，说：

“有一次我的情绪简直坏透了。我想一个人到外面走一走才好。开始我想让爱人陪陪我，后来还是自己来到了公园里。

那里没有什么人，我在草地上走了一会儿。后来——每一次往往都是这样——慢慢平静下来，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这么丧气……天很晚了，我尽快地走回家去，我想起爱人不会烧菜……”

她说到这儿笑了笑。

我感到惊讶的是好像她在说我！是的，她平静地叙说的，好像就是我的情形。我也曾多次用类似的方法去平整心中的皱褶……我看着她，没有做声。

她似乎已经意识到应该谈点更轻松的话题，这会儿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这个人喜欢一些小动物。我们家总养点什么。现在有两只鸽子，其中一只是白的……”

我喊了一声，打断了她的话……我想说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我想告诉她这真是巧极了，我们家也有两只鸽子，并且也有一只白的！但我没有说，我不想说。

我看着她，又看看熟睡的、夹出一溜儿眼睫毛的美丽的男孩。她大概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可是没有什么皱纹。那张明朗的火热的脸庞会给一个家庭增添多少温馨。我想象着她穿了这条漂亮的、有着塑料小拉链的裙子，在那儿操持家务的样子。我们都侧着身子坐着，彼此离得很近，我差不多已经感受到她温暖的呼吸。

汽车飞速奔驰着。车窗的风大了一些，不断将绿色的窗帘扬起来。这是一段起伏的路面，车子一会儿滑下一会儿跃起，像一条轻盈的游船。车上有不少乘客倦倦地闭上了眼睛。

司机的右手从方向盘上移开，在一旁的几个旋钮上活动着。一阵音乐轻轻地、像微风那样飘过来。这音乐先是纤细、轻松，渐渐又变得火一样热烈。

音乐盖过了马达的鸣唱。

我看到她的脸庞稍稍向一旁转了转，那双明亮的眼睛里，有什么在跳荡。

音乐渐渐缓慢，正一丝一丝地走向深沉和舒缓。

她的睫毛垂了下来。

我把目光转向一边，眼前的一切好像都消逝了。我仿佛一个人沉着地走着，走到了一条波涛滚动的河边。我知道这是芦青河。河边是开阔无垠的绿色平原，我在这漫无尽头的田野上走下去、走下去。有一个小黑点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了，出现了，终于看出那是一个少年。

少年迎着我跑过来，满面悲怆，泪水涟涟，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……我双手托起了这陌生而又熟悉的少年。

音乐停了。

她抬起了头，一直注视着我。我的两手揣在胸前，好像在抱着什么……我小声说——这声音多少有点恳求的意味：

“他睡了，睡得多好看！能让我抱他一会儿吗？”

她的两手按在膝盖上，转脸看了看儿子，然后俯身小心地抱起来，递给我。

小家伙用小手搓了一下眼，但没有醒。我把他抱在胸前。

——在家里，我常常这样抱自己的儿子。

接下去的一段路，我就这样抱着他，一直抱到我该下车的那一站。那时车子出乎预料地停在原野上，我一怔，醒过神来，不得不把孩子交给母亲。

我背起了旅行包。她站起来。我们说了声“再见”，伸出了手。我握了握她的手。

车子又向前奔驰而去。

我目送着汽车，心头升起一丝甜甜的惆怅。车子终于看不见了，我默默地转回头来——就在这一瞬间，我脑际突然闪过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。

……那是一个美妙雨夜！

烟叶

从月亮的位置来看，天是到了午夜了。露水真盛，烟叶上湿淋淋的，像刚落过了一阵小雨。水珠挂在叶子的边缘上，在月色里闪着亮。田野上到处都是“嚓嚓”的声音，那不知有多少割烟刀正从烟秸上划过。

年喜割着烟，老打哈欠。有一次烟刀削下去，差点儿削了手指，他心里一惊，睡意立刻没了。

邻地升起一堆火，颜色很红。他立刻觉得身上冷起来，摸摸身上的棉衣，棉衣已经湿漉漉的了……他迎着那火走了过去。

跛子老四就坐在火边上割烟。他原来先将烟棵齐根斩断，再坐下来割烟叶。他的面前就放着一块被烟汁染绿的木垫板、几柄形状不同的烟刀。他的身侧还放了一个录音机、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他就像没有看见有人在旁边蹲下来一样。

年喜在看他割烟：一个又高又大的烟棵放到垫板上，接着被一只大手按住，另一只手伸下刀来，“哧哧”地割起来。

仿佛只用了刀尖，左一拨右一拨，每片烟叶就带着属于它的那截烟骨掉下来了，而且顶叶、中叶和底叶各自分开，所带的烟骨形状也有所不同。

真好刀法。这简直不是割烟，是熟练的医生解剖一个什么生物。年喜对跛子老四佩服极了。

“四叔，该歇歇了。”年喜两手抄在袖筒里，说。

跛子老四“*盍啷”一声摔了刀子，说：“歇歇！”

他从火堆里面掏出一个大泥蛋，砸开，露出喷香喷香的肉来。他又找出一个瓷酒瓶儿，对在嘴上喝一口。他一手将酒瓶递给年喜，一手撕下一条肉来放进嘴里。

“什么肉*糗？”年喜喝了酒以后问。

“好酒啊！”跛子老四抹抹嘴巴说。

“什么肉*糗？”

跛子老四头也不抬：“你就吃罢！”……

喝过几口酒，两个人的脸都红了。跛子老四的话开始多起来。他问年喜烟割了一半没有？年喜说没有。他失望地摇摇头，嘴里发出“*銑*銑”的声音。他说：

“你割烟怎么不在地里生堆火呢？割了手怎么办！”

年喜说：“我看好多人也不生火……”

“他们！”跛子老四抬头往远处瞥了一眼，生气地说：“你能跟他们学吗？跟他们学能成个好务烟把式吗？一夜一夜坐在地里，没有火，寒气都攻到身上去了；再说这火苗一跳一跳，也是你在烟地里的一个伴儿；想吃什么了，放火里烧烧就是……怎么能不点一堆火？！”

年喜笑了。

刚毕业回村时，年喜就觉得这个拐腿老四有意思。一块儿在海滩上种花生时，他发现对方能趁那条跛腿着地时将花生种扔进坑里，十分省力、十分巧妙……烟田承包后，跛子老四的烟叶又是全村最好的！……

跛子老四又喝了一口酒，开始抽烟了。他的烟袋很奇特：

烟杆儿只有二寸长，烟锅儿也只有大拇指甲大。年喜忍不住问：

“这么小的烟锅呀！”

跛子老四磕了烟灰，又重新装上一锅烟。他厚厚的眼皮抬也不抬说：“我还嫌它大哩！”

年喜又撕了一块肉吃。这肉香极了。他从心里羡慕起跛子老四晚上的生活来。

跛子老四连吸了五六锅烟，就将小烟斗递过来。

年喜连忙摆手：“不会，我不会吸烟，吸了咳嗽……”

跛子老四大失所望地收起烟斗说：“年喜你啊，*銑*銑！……

你完了。”

“我怎么就完了？”

“种烟人不会吸烟，还不是完了！”

年喜红着脸说：“好多人就不会吸的……”

跛子老四生气地蹲起来：“我说过一遍了——你能跟他们学吗？跟他们学能成个好务烟把式吗？你不会吸烟，能知道你种的烟叶什么味道么？烟叶到了集市上，你得轮番尝一遍，什么味儿要什么价钱！*銑*銑……”

“味儿能差多少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跛子老四气愤地站起来：“种烟人不就求个‘味儿’吗？差多少？差一丝也别想瞒过我……”

年喜就让他转过身去，然后分别将一片顶叶、中叶和底叶放在火上烘干，揉碎了分开让他尝。他每种只吸两口，就分毫不差地指出：这是顶叶，这是中叶，那是底叶！

年喜惊讶地看着他。

“别说这个，你就是使了什么肥，也别想瞒我……”

这倒有点玄。年喜跑到自己地里取来几片不同的烟叶，烘干了让他吸。他这回眯着眼睛，再三品尝，最后说：

“这份烟味儿厚，使了豆饼！那份辣乎，使过大粪！那份平和，大半使了草木灰……对不对？”

年喜拍打着手掌，连连说：“绝了！绝了！”

跛子老四摇着头：“到底是个‘学生’……这有什么绝的？

种烟人就得这样。”

他说完又喝了一口酒，擦着嘴巴说：“好酒啊……”

年喜长时间没吱一声。他在想着什么。

跛子老四放下酒瓶，惬意地往火堆跟前凑一凑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又回手按了一下录音机。

有个女人在里面唱。是一首近来常常听到的歌，但年喜记不起这叫什么歌了……他请跛子老四重新按一次。

……烟叶丰收了，

多么叫人喜欢。我们拣烟叶，不怕劳累加油干，

一片片呀拣起挂在小棚间。

“嘿嘿，是唱‘烟叶’的！四叔你听……”年喜可听明白了，叫着。我们把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扎严，

把它送到远方……

跛子老四笑着说：“她要不是唱烟叶，咱还听么？”

年喜笑了。

跛子老四烘着手，又转过去烘着后背。他说：“种烟人不易哩。你想想从种到收，在这田里熬了多少夜！割了烟再晒干，一夜一夜都得在这地里守着，不易哩！生一堆火，喝一口酒，身上热乎起来，这就不怕湿气了；吃点东西，长一些精神、一些劲头，这半夜才能熬过来。吸烟也是长精神的好办法……”

“录音机也是好东西。”

“好东西！一个人孤孤独独地坐在烟地里，就好听它说唱了。听它唱唱也有好处。又不是今天做了明天不做，不是；这一辈子都得在这烟地里做活了，就是这样！你多想想这是一辈子的事，你就不会马虎了。你就会想办法，把日子过得有意思些。”

“一辈子”三个字使年喜心里沉重起来。他不由得要去想今后那漫长无边的种烟的日子、那数不清的劳苦和欣喜……

他仰望着闪烁的北斗，心头升起一股肃穆的、冷峻的感觉。

……

“四叔！……”

年喜叫着，可他也想不起要说些什么。

跛子老四就像没有听见。他欠身去给火堆上加几块木头。

坐下来，他把剩下的一点肉吃了，又饮一口酒，惬意地咂着嘴。

年喜盯住了那从肉团上剥下来的泥巴，问：“这到底是什么肉呢？”

“刺猬肉……”

年喜感兴趣地咂了咂嘴。他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从家里带来的什么肉哩，嘿嘿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成夜地坐在外边，该吃点野物。”跛子老四站起来往西望着说：“我在河湾上下了‘撞网’，堤下坡设了野兔子拦扣……停一会儿我就去转转，弄着野物就捎回来。”

年喜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跛子老四。他自语似地说：

“这些方法，别人都不会……”

跛子老四转过身来：“我早说过，你能跟他们学吗？跟他们学能成一个好的烟把式吗？！……”

年喜点点头，往火堆前凑了凑。

进入阳历 11 月，老人的神色变得沉重了。他一个人走向田野，注视天际，眉毛不停地抖动。天气晴和，人们在田里忙着，在海上打鱼，没人注意这样一个老人。

树叶铺地，又被大风扫进干涸的沟渠。老人用一个网包往回背树叶，在自己的小院堆成一个垛子，又用秫秸、破渔网将垛子盖得结结实实。接上的日子老人都到海边上去，提一个粪筐，沿着浪印往前走。海水不断推拥出一些碎煤和木块，他都拣到筐子里。

有一天，他的小儿子穿着胶皮裤子从舢板上下来，看看父亲筐里的东西说：“*銚！哪*糊胰夕 堤坎疾褪橇恕！崩先嗣挥刑 罚 烔职涯粗复蟠囊蒙槟就纺蟾娇鹄铎* ”

他把所有的煤和木头都摊在院里，准备经一场雨后，晾干，堆起来。那时盐末被水冲去，这些东西烧起来更旺。平时他走在路上，见到树枝什么的，都要捡起来；现在他每天都去海边捡东西。如果浪印上有一个蛤、一个螺、一条小鱼，他都随手取了放进筐里。他的每时每刻的拾取和积累终于让人纳闷儿了。有人问他的小儿子：“你父亲是怎么了？”小儿子笑笑：“人老了还不就那样！”

老人住的小院四四方方，是一人多高的围墙围成的，一角是他的小屋。老伴去世后，儿子让他住新房，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小院宽敞，装满了阳光，他一个老人舍不下这么多的阳光。

碎煤和木块摊开来，占去了小院的大部分。半夜里下雨，老人穿上蓑衣，戴了大竹笠走到院里，用一把铁抓钩在木块堆里搅着。雨水在脚下流动，他弯腰取一块木头片放进嘴里咂了咂，品品还有没有咸味，吐掉，回屋子去了。

白天太阳很好，他翻晒着木块煤屑。这样过了几天，他将它们堆进来，拍实，然后用泥封好。看上去，院子的一角像多了一个坟丘。

老人拌了一大堆草泥。他用筐子装上草泥，沿着小屋转着，哪里有裂缝、有小洞，都用草泥糊上。屋后墙上有一个四方小窗，他也用草泥抹上了。

小屋里最大的东西就是一个土炕。这个炕最多睡过 6 个人：他、老伴、4 个儿子。后来死了 3 个儿子，死了老伴，小儿子也搬走了。可是土炕依旧那么大。一个人坐在暖烘烘的大土炕上，看着窗外白雪飘飘，那才是一种富

足。老人把小屋的外部收拾过了之后，又蹲在屋里琢磨土炕。他将土炕凿开两个洞，又用土坯接通了这两个洞口，沿墙壁垒了一圈。这样土炕里的烟火就会蹿到墙壁上，形成火墙。

他记得这辈子只做过两次火墙。

那一次是在奇冷的冬天里，有几个打鱼的人落在水里。他们有幸攀着冰矾爬上海岸，立刻昏迷过去。赶海的人把他们救了，背到他这全村唯一有火墙的小屋里，让脚上的冰一点点融化。老婆子在锅里煮几块红薯，煮得软软的，扳过打鱼人的头，像抹油膏一样往他们嘴里喂红薯。

“你真有本事。”老人蹲在刚垒成的火墙下，望着锅台夸了一句老伴。

当年她就坐在锅台边上，打鱼人的脚伸到火墙根，滴着水。

他垒火墙时，她为他搬草泥。草泥稀了，稠了，他晃晃手指头她就知道。那年亏了垒火墙，他们安安稳稳过了一个冬天，还救下了一帮人。这些人如今仍旧在海里搅水，比当年还有劲：可是她没有了。

老人现在重垒火墙，垒好后就在炕里点上了柴草。火苗“噜噜”响着，不久湿湿的火墙冒出白汽，慢慢变干。他额上挂满了汗珠，十一月可不是点燃火墙的时候。

从屋里出来，他用剩下的草泥加固了墙壁，然后出了院门。向南遥望，远处的山影碧蓝碧蓝的。他每天都要看看南山，从颜色上可以知道风雨。

当年救出的是一些血气方刚的汉子，老婆子说：积了阴德！积了阴德！奇怪的是老天把人间的事情记反了，他三个活蹦乱跳的儿子一个接一个死去了！

那年大儿子被派到南山修水利，快过年了还没有回来。老伴用红薯掺米粉做成了老大的锅饼，让他去山上看儿子。他到了工地上，最后在一个半里长的山洞尽头找到了儿子。儿子头发老长，面色就像石头，告诉他：这条山洞就是他们开的，要凿穿高山。老人慌了，找到他们的头儿说：“这做得成吗？要几辈子？”那个人哼了一声：“你还不相信革命的力量吗？”他只好放下锅饼往回走。他忘不了一路上大雪没膝。还没有出山，他就听见了一声轰响。回到家里的第二天，有人送信说，儿子被埋在了山洞里！

拉儿子的木轮子车几次陷进雪里……

那个冬天哪，整个世界都是白的……

老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又转回了院子。他从屋子左侧的小夹道里提出了一个黑柳斗，里面是些破鞋子。他将棉靴挑拣出来，又找出一个形状奇特的东西：这是用生猪皮缝成的四方小包裹，里面装满了麦草，上面还缝了两条粗长的带子。他脱下鞋子，费力地将赤脚插进生猪皮里，又把两条带子缠到裤脚上。生猪皮上的鬃毛全立了起来，原来是一种自制的靴子。

这是上个冬天做成的，穿上它踏雪赶海是再好不过了。眼下会做这种靴子的人所剩无几，更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妙处。

多少人笑话这双靴子，连小儿子和他媳妇也笑。他懒得扇他们耳光，只管穿上就走。冰雪被他踩出了汁水，双脚却感不到一丝凉气。海边上，在小船边奔忙的人冻得乱蹦，唯独他一个老头子安然地走来走去。

他试了试靴子，觉得还好。有的地方开了线，他就捻一根麻线，用两腿夹牢靴子，一针一针缝起来。

车上的儿子血肉模糊。他们尾随车子往前走，不吭一声。

半路上，老婆子一头栽进了白雪里，咬紧了牙齿，脸色变青。

一群人围上掐弄拍打，她才算缓过一口气来。老头子蹲下，解开老棉袄的扣子，把她揣进怀里往前走去。她身上的冰雪很快融化了，他的衣襟下一滴滴流出水来。“走吧，回去还得过日子！”

生猪皮干硬了以后赛过钢铁。好几次粗铁针要折断，他都巧妙地寻到了去年的针眼。以前缝东西可是老伴儿的事儿，他只是满腿泥巴，在院里走来走去，身边是大大小小的几个儿子。

大儿子的头发有些髻，一双眼像鹰一样亮。他比父亲高得多，胸脯宽厚。老人与他去伐树，见他握住斧柄时，手指绕了一圈还余出一段。老头子夜里躺在炕上，对老伴说儿子的手指有多么长，那可是个有大力气的角色。白天老婆子盯住儿子的腿看了半天，发现这两条油光闪亮的腿上，有鱼皮似的菱形纹儿！她笑了。

两只生猪皮鞋子修好，中间塞满软草，悬在了屋檐下。

老人又找出一些钓钩和渔线，准备到海上去钓鱼。他盘算了一下，整整有半月的时间可以用来钓鱼。在太阳和暖的日子里，他要把闪闪发亮的大鱼从海里拖上来，然后搓上盐，悬到半空里晒干。等到焦干的鱼片晒成时，他就用马兰草捆起来，五张一叠，像捆烟叶那样。

海上的人太多，小船在远远近近的地方搅来搅去。老人常常因为寻个安静地方要走上老远。他放出钓钩等待着。

很长时间过去了，没有一条鱼上钩。这是自然的，一点也没有出乎预料。他用了大号的钓钩，那就只有大鱼才能上钩，让小鱼继续活着吧。又过了半个钟点，他拉上一条带灰点儿的圆头大鱼。这时小儿子跑来了，帮着他摘下了大鱼，又夸了几句鱼鳍：它是红的。然后他就埋怨父亲说：“*銚！我从舱里取几条不就结了吗？”老人继续往海里放渔线。

尽管整个一天风平浪静，老人才仅仅钓了三条鱼。三条鱼都很大很肥美，躺在筐里。他回到小院，给鱼剖膛、搓盐。

鱼悬到树枝上了。小儿子又送来三条。这三条通身乌黑，不漂亮。他哼了一声，打发走了儿子，同样剖洗搓盐，悬到树上。

二儿子的一生与鱼紧相联系。在他刚能吃东西的时候，老婆子就喂他鱼。后来他果然强壮，只是要比大儿子矮上两寸。

他浑身皮肤像鱼一样滑。四岁的时候他到海边上玩，逮到了一条一尺四寸长的鱼。

他是怎么逮到的呢？

老人后来只要一接触到鱼，就会想到那个费解的事情。六条鱼悬在半空，在暮色里银光闪闪。他仰脸看了一会儿鱼，又到屋子里去看沸动的锅水。他把鱼身上剖下的东西煮了，鲜气诱人。

一连几天他都在海边上钓鱼。每天的收获都不超过三条大鱼。天渐渐冷了，老人清清楚楚嗅到了严冬的气味。严冬眼下还只是藏在水天相连的地方，可是它已经有了气味。正像一头猛兽藏在远处的灌木中，好猎手嗅得见它的气息。他一声不吭地盯着从脚下伸到水中的那根线。

二儿子是怎么逮到它的呢？

对付大鱼要有钓钩、网，要有指尖上的力气。可是一个四岁的嫩苗竟然不需要这一切，笑吟吟地将那家伙抱回了家。

老人用手握住了线，感受到有个东西在另一端挣扎，就欠身拉扯起来。线像一条钢梁，沉重、冰凉，用拇指拨一下，发出“嗡”的一声。那条鱼在

那一端肯定是张大了嘴巴咒他，腥气熏人。后来谜解开了，它是一条浅灰色的大片子鱼，像一把伐木的锯子。到了浅水里，它蹿了起来，要咬住人复仇。老人瞅住机会，抬脚踩住了它。

它红色的眼睛也斜着他。二儿子出海回来曾告诉父亲一些奇怪的感受，说鱼眼像人。小伙子高高细细，被海水渍得黑红乌亮，像被一种老漆涂过。船老大金狗旧社会杀人如麻，杀的全是坏人，如今在海上威震四方。金狗最满意的就是这个细高小伙子，给取个外号叫“钢筋”。金狗把船开到深海里，说：“不要命的人总是长命！”

鱼在沙滩上堆成了山。方圆几十里的都来搬鱼山，扔下一块钱，鱼就随便担。天冷了，大雪落下来，鱼冻成了一根根硬棍。赶海的人互相吵起来，有时就抓起一根鱼棍横扫过去。

老人在金狗最得意的那个秋冬也没有停止钓鱼。他搞来的鱼个个强壮。老伴为他送饭，有煎鱼，有巴掌大的棒子面饼，嘿，结结实实咬一口饼，用力咀嚼，甩开膀子去扯渔线。

那时哪像现在这样钓鱼，蹲着，喘着气把鱼拖上来。

小院的树枝上悬满了鱼。这棵树落光了叶子，又结满了“鱼果”。老人坐在树下，有时用脚踢一下树干。树木向阳那面悬着的鱼哗啦啦响，他就取下来用马兰草捆了。干鱼的脊背上还闪着微蓝的莹光，那是从大海深处带来的。这些鱼如果一直呆在深水里就会活得挺好，它们却偏偏要到浅水里去寻找要命的渔钩！

就像大雪陷住木轮子车的那个冬天一样，这个冬天同样出奇地多雪和寒冷。老人不怎么出他的小院，只和老伴围住暖烘烘的锅灶。听说金狗的船也不怎么出海了，只是在海里栽了流网，隔几天进海拔一次网。有一天半夜里涌起了大浪，大海的轰鸣声就像打雷一样。金狗呼喊他的人快去海上抢网，一群人发了疯似的往堆满了白雪的海岸上跑。二儿子走了，老人再也睡不着。他穿上老棉袄，用一根黑色网纲束了腰，往海上走去。

他至今记得那个早上海浪突然安息下来，一群黑乌乌的人站在雪地里，见了他都扭过头去。他大口喘着走过去……

就这样，他见到了死在雪尘中的二儿子。儿子满脸血污，左手还紧扯着一片渔网。金狗领人往东海岸追去了，每人手里都举着橹桨和棍子，还有锈蚀的铁锚。一夜的大浪把渔网搅乱了，金狗命令赶快拼抢。另一渔队过来夺网，金狗让手下人抡起家伙。“钢筋”一个人抢来了三块大网，当他瞅准了第四块时，头上挨了一记铁锚。

他躺在那儿，就像睡在大土炕上一样，顽皮地扭着身子，一只手插在毛绒绒的雪被里。

拉儿子的木轮子车几次陷在雪里……

那个冬天啊，整个世界都是白的……

后来老婆子半夜跑出小院，一直向海上跑去。老头子跟在后边喊她，她一声不应。前边就是闪着磷光的海水了，她一头栽了进去。他赶紧跳进海里，觉得这漂着冰矾的水浪像沸水一样滚烫。不知怎么抱住老伴，爬到沙滩上，见她紧紧闭着眼睛。他问：“你死了吗？你可不能死！咱们还有两个儿子！三儿子快长大了，小儿子也生出来了。咱们还有两个儿子！”

剩下的半个夜晚他煮了一锅鱼汤，放了很多姜。土炕烧得热乎乎的，上面躺了剩下的两个儿子和水淋淋的老伴。他知道她死不了，她不会撇下他

对付这个冬天。

不过他知道那样的日子也许不远了。大约又过了两个冬天，老伴死去了。这个女人真好，她伴着老头子过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，实在走不动了还送他一程……

以后的冬天是他自己的事情了。他沉着地生起炉火，把小屋里的寒冷驱赶到荒凉的旷野里。

三儿子和小儿子没有前两个那么高大，他们差不多是一个比一个矮瘦一点儿。老伴在世时，他曾经感叹：“这就是说，咱俩身上的火力不行了。”老婆子缺少牙齿的嘴巴咀嚼着一块干鱼，又吐出来填进小儿子的嘴里。

干鱼一捆一捆积起来，堆放在屋角的一个搁板上。老人觉得这差不多了，可是第二天，他还是带上渔具到海边去。

天冷了，他穿了一件长长的棉衣，真正的冬天就要开始了。海里的船不像秋天那样欢快，像僵在了阴暗的水面上。整整几天没有看见小儿子了，老人心里有些不安。这是最小的一个儿子，也是唯一的一个。后来小儿子又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海滩上了，他才专心地钓鱼。

他知道现在的忧虑是多余的，冬天才刚刚开始。

小儿子自己有一条船，似乎自在得很。几年以前他要做个渔人，就必须跟上金狗。年代变了，金狗也死了。这个满身疤痕的船老大死得不明不白，像是被什么人勒死在船舱里。

小儿子和媳妇扛着网具走在海滩上，那个女人见到老头子在不远处踞着，就会忍住笑发出一声：“啧啧！”

有一次老人听到她发出的这种声音，就叫过儿子来说：

“别再让我听到这个！这是最后一回了！”

老人钓着鱼，十分气愤。前三个儿子都是壮男儿，可是都没有女人；最后一个儿子娶了个女人，嘴里吱吱响。他想要是老伴在世，不会在乎这种声音的，她真是一个随和的好人。

他坐在海边做活，她就送饭，看他干一会儿。当一个男人老了，他的女人也像他一样老了，满脸深皱，那么那个女人真是无比珍贵！

有一个冰凉的东西钻进衣领，后来才明白是雪花。他站起来看着，天边有一片灰色的云彩。第一场雪就这样开始了。

他决定收起渔钩。那个小院里已经准备了对付冬天的各种东西，当冬天走近时，他就缩进那个小窝里顽抗。他仔细地缠着渔线，一边看着星星点点的雪花落进海里。

每个冬天开始的情形都不一样：刮一次冷风，或者降一层毛茸茸的霜，有时甚至是下一场大雨。不过用一场雪开头是最好不过的，它预示了真正的冬天。三儿子就是在冬天的第一场雪里出生的，后来又在另一个冬天里离去了。他皮肤白白的，像雪花一样干净。这是老人和老伴所能生出的最俊俏的孩子了，他们看着他长高了，看着他又黑又亮的眸子、长长的眉梢，真不知道这个小子要来世上做些什么！

那时他来海上钓鱼，到野地打柴禾，都要领上三儿子。老婆子说：“孩子学不会这些，不信你等着看吧。他不是在海边上做事的料儿。”老头子笑着，可是三儿子不吭一声，只用忧郁的眼神看着他。老人不喜欢娇嫩的东西，人也是一样。可是这个孩子像个晶亮透明的海贝，让人忍不住就要藏在贴身的小口袋里。

老伴临死的时候，最牵挂的也就是三儿子。

第一场雪照例下不大。雪后不久该是呼呼的北风，沙土会飞飞扬扬。老人准备了几个麻袋子——当风停沙落的时候，沙丘漫坡上会积一层黑黑的草屑，细碎如糠，是烧火炕最好的东西了。往年这时候他和老伴干得多欢，跪卧在沙丘上，像淘金一样筛掉黄色沙末，把草屑收到衣襟里，再积成几麻袋。

风果然吹起来，直吹了两天两夜。风停了，老人提着麻袋往海滩走去。黑乎乎的草屑都积在沙丘的漫坡上、坑洼里，他一会儿就装满了袋子。把袋子扛到肩上，要有人帮一把。他一个人只好将它滚到高处，立起来，弓下身子顶住袋子。老伴儿伸手一推也就行了，他可以顺劲儿来一下子，让它顺在肩上。三儿子跟着他跑一阵，在沙滩上滚一阵，老婆子不停地叫着孩子。她要留下来继续弄草屑，坐在那儿，伸手将沙土和黑末子一块揽到跟前。老头子和儿子返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在身边堆起很多的草屑了。三儿子远远地就指着妈妈说：

“爸，妈快把自己埋下了。”

不久，老伴死了，就埋在沙丘那儿。

她的坟堆也如同沙丘，大风吹来吹去，沙丘一个连一个，最后分不清她睡在哪座沙丘中了……三儿子那句不吉利的话至今响在耳边。老人扛着草袋，走累了就倚着小些的沙丘歇一会儿。他总觉得重新赶路时下边有谁推了一把，他想那还有谁，那还不是老伴儿那只瘦干干的手吗？

他一连在沙滩上奔忙了三天，小院里堆了满满几麻袋草屑。

天越来越冷了。小儿子有时进院一趟，向手上吹着气，搓着。他说：“爸，刀割一样。”老人斜他一眼，心里说：你经了几个冬天？小儿子看了看孤树上面，笑了。树枝上悬了最后的一条鱼。那是条大鱼，油性也足，要多晾晒些时日。他咂了咂嘴巴，说：“肥得像鸡。”老人抬头看着那条鱼，回想着把它拉上海岸的情景。好像就是它用血红的眼睛斜了自己一下。小儿子将院里的东西一一看过，又看了屋里的火墙，一脸的迷茫。

老人一个人在院里的时候，手总也闲不住。他找了块木板，钉上长长的木柄，做成了推雪的器具。几把扫帚用旧了，就拆开来，合成一把大扫帚。他用这把大扫帚清除了院子，然后和推雪的木板一起小心地放好。再做点什么呢？老伴儿那时候见他转来转去的，就和他一起剥花生、剥麻。天还不黑，老伴儿就动手做一家人的晚饭了，一会儿满院子都是红豇豆稀饭的香味儿。三儿子在院里捕蜻蜓，小儿子负责保管捕到的蜻蜓。那时候还像一个家。

三儿子读过了初中，在院墙上写了很多外国字母。问他什么意思？他说“数学”的意思。“数学”是什么意思？他说“算帐”的意思。行了，终于有了会算帐的人了。老头子亲自推荐儿子到海边卖鱼房里做会计。那时候老人兴奋极了，他终于明白这个雪白的孩子到世上是做什么来的了。

一年之后，三儿子报名参军。老人并不反对，但还是习惯地咕哝了一句：“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”儿子把漂亮的眼睛瞪圆了，说：“你怎么能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‘钉’？”

他当兵走了。

他走了，冬天来过两次，都不像个冬天。小儿子长大了，成了这个小院里走出的第二个渔人。老大死在南山，他算什么？也许该算个石匠吧？这个小院的第一个渔人可算条汉子，不过不能学他，你得赖赖巴巴活下来……